



代的文人当中，或许没有人比张岱更了解西湖了。他石破天惊地把西湖比作声色俱丽倚门献笑的曲中名妓，说人人得而嫖褻之，人人得而嫖褻，故人人得而艳羨，人人得而艳羨，故人人得而轻慢。他爱湖成痴，此等比拟怎能说是对西湖的轻慢褻渎？这是他对西湖椎心泣血的痛惜！他在西湖边长大，人生三分之一徜徉在西湖边上饮风邀月。阔别西湖二十八载后，西湖仍日日入其梦中。他爱西湖，无论春夏秋冬，不分花朝月夕，不因清明雨雪。他才是真正懂西湖的人，绝不像那些附庸从众的俗人，春夏聚隆冬绝，清明来雨雪尽。在他的眼里，西湖无论何时都是美的，如此，那帮凑热闹添乱的游客岂能入眼？世间万物皆可忍，独俗不可忍。所以张岱才以冷峭之笔白描七月半西湖月下众生态，纤毫毕现，入木三分。“月色苍凉，东方将白，客方散去。吾辈纵舟，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，香气拘人，清梦甚惬。”这才是张岱，真正的西湖知己。

张岱的散文，笔笔存孤异之性，出其精神。读之如嚼冰咀雪，心神为之清。幸甚至哉，我辈得遇。

在明末清初云兴蔚起的遗民史学中，张岱的成就是相当突出的。他把明亡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余生献给了历史散文的撰写事业。明亡后，很多气节之士以身殉国。宗子说他每欲自尽，思及《石匱书》尚未完成，便忍辱苟活。便如他在《自题小像》里所言，功名耶落空，富贵耶如梦。忠臣耶怕痛，锄头耶怕重。他以此调侃，是苍凉的嬉笑，是嬉笑的苍凉，对于宗子而言，他是前朝遗民，明朝灭亡终究是他不可忘却之痛。伤怀悲愤之情之性，避不可免。《湖心亭看雪》成稿时本已是清朝年间，但他仍固执地沿用明代纪年，故国丹心，足见赤诚。

张岱一家，有治史的渊源。高祖曾修《山阴志》，曾祖修过《绍兴府志》及《会稽县志》，藏书巨丰，史料颇多。面对国史失诬，家史失实，野史失臆的状况，他决心承袭先人衣钵，撰修明史，还历史本来面目。正如他在《石匱书自序》中写道：幸余不入仕版，既鲜恩仇，不顾事情，复无忌讳，事必求真，语必务确，五易其稿，九正其讹，稍有未核，宁缺勿书。事必求真，语必务实，否则宁不成书。这是他治史的原则，更是史学家的品格。丹心可照汗青。宗子从崇祯戊辰年开始落笔，写了十几年，明亡了，作为先朝遗民，更无忌讳，更有必要撰写一部真实的历史，以鉴王朝成败得失。国变之际，他携带副本，遁入深山，继续研究、写作。在《石匱书》等史书中，他痛切地批判八股科举耗费人精力、窒息人精神的罪恶，正直地歌颂了抗清运动的许多英雄，也无情地鞭挞了“反面事仇，操戈入室”的民族败类。他亦敢于评价南明皇帝，“先帝焦于求治，刻于理财，渴于用人，骤于行法，以致十七年之天下，三番四覆，夕改朝更。”“用人太骤，杀人太骤，一言合，则欲加诸膝，一言不合，则欲堕诸渊。以故

侍从之臣，止有唯唯否否，如鸚鵡学语，随声附和已耳。”直言时弊，泣血实说，掷地有声，名震后世。

“余故不能为史，而不得不为其所不能为。”这是民族的使命，爱国的赤诚，冰雪的气节。

在张岱看来世间山川、云物、水火、草木、色声、香味，莫不有冰雪之气。张岱铸史著文，莫不如是。其冰雪之气，便如剑之光芒林之空翠，不可或缺。孤光自照，肝胆皆冰雪。便是张岱文字写照，一生写照。

张岱的一生历尽繁华，也阅尽苍凉。正如前人所言，从锦衣玉食的纨绔子弟到担米挑粪的老头，落差之大，恍如巅峰到深渊。少年期的从者如云蜂拥者众，到避入山林，故旧见之，避如毒药猛兽，恍如隔世。然而，晚年的张岱早已勘破生死，更何况这炎凉世态？冰雪为梦的张岱岂会看重？石公仍是那般率性，有趣，即便悲凉，也要不羁散淡的悲凉，即便愤慨，也是嬉笑戏谑的愤慨。张岱是禁得起穷，也受得起富的。富时青骢马油壁车，鲜衣美食，梨园鼓吹。贫时破床碎几折鼎病琴，布衣蔬食，断炊常至。富时，斗茶唱戏，成就一脉风流。贫时，著述立说，塑造古今传奇。

“想余生平，繁华靡丽，过眼皆空，五十年来，总成一梦。今当黍熟黄粱，车旋蚁穴，当作如何消受？遥思往事，忆即书之，持问佛前，一一忏悔。不次岁月，异年谱也；不分门类，别志林也。偶拈一则，如游旧径，如见故人，城郭人民，翻用自喜。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。”

痴人张岱。

（作者单位：河北唐山市乐亭县第二中学）

责任编辑 李 淳

